



特·茹拉甫列夫著

戰士—恩季波夫

一個軍官的筆記

1332 01/18 04

潮鋒出版社



戰士—恩季波夫

一個軍官的筆記

【蘇聯】 特·茹拉甫列夫著

嚴繼中 羅燕晉合譯

潮鋒出版社

書中如發現有裝釘上之缺陷，如破頁、缺頁、倒裝等情，請逕向本社掉換。外埠
可將原書郵寄本社，當將新書(平郵)寄奉。

Т. Журавлев
Рядовой Антипов
(Записки офицера)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Москва 1951

戰士——恩澤

★版權所有★

原著者：[蘇]特·茹拉甫列夫	出版者：商務印書館
翻譯者：嚴燕	上海(廣濟路)中央路24號210室 電話10733
校者：陳復	排印者：文明印刷公司
裝幀者：亞平	封面印刷：光藝印刷公司
	裝釘者：興華裝釘所

(本書1953年6月付排)

[文學——小說]

初版1953年9月·32開·125000字·256定價頁·甲1-5000(90)

定價：7,700元

本書內容簡介

本書以筆記體裁，敘述老兵恩季波夫怎樣在偉大衛國戰爭時期中教育士兵，鼓舞士兵，在最危急的時機中率領少數士兵堅守住高地，擊退了德寇的猛攻。後來，恩季波夫並以戰功獲得了勳章。

本書以恩季波夫為中心，同時描寫他的周圍士兵的英勇事蹟。

目次

第一部

一

在博羅金諾戰場上

九

兩種觀點

六

給布坦科夫的一封信

三

二

困難的開端

二七

老兵

三一

第一次射擊.....三

在營指揮員的地堡裏.....六

一封從醫院裏來的信.....四一

誰救了科爾涅耶夫.....四四

三

一個兵士的傳記.....六六

重要的細節.....四〇

可貴的禮物.....三三

還有一頁.....六六

兩朋友.....五九

四

說謊.....六四

棋逢敵手.....七三

貝爾庫托夫和彼萊貝爾金.....七七

彼萊貝爾金的一件事 八一

團旗 六七

獎賞 九二

五

關於文明的爭論 九五

布坦科夫的答覆 一〇一

路加·恩季波夫談普拉東·卡拉泰也大 一〇三

六

勤勉的主人 一〇六

你的槍 一一四

舊習慣 一二三

第二部

七

二五七·二高地····· 二九

十個英雄····· 一三

這些人不會死的····· 一五

恩季波夫的眼淚····· 一四一

起死回生····· 一四

八

退回渡口····· 一四

黨的會議····· 一五

軍事勞動····· 一七

兒子的感情····· 一六

幸運的會戰····· 一六四

九

兵士的歸來····· 一六

關於土地的談話····· 一七

我們集體農莊的力量 一六六

一〇

同伴們的談話 一八〇

將重的道謝 一八六

私人的請求 一九〇

一一

阿爾瑪·雅諾美娜 一九四

舊事不舊 一九七

四分之一世紀 一九九

主婦的祝盃 二〇三

熟悉的小路 二〇五

一二

菩提樹的香氣 二一〇

橡樹根 二二二

關於阿爾瑪的故事	三五
『菩提樹的』談話	三八
繼續下去的談話	三三
最後的一晚	三五
將軍的故事	三八
蘇維埃軍人	三〇
爲蘇維埃的兵士而乾杯	三三
尾聲	三三

第
一
部

『祖先的英勇精神 是子孫們繼承的遺產。一切都腐爛了，一切都是暫時的，祇有英勇精神永遠不會消失 它是永垂不朽的。』

這是近衛軍騎砲兵第一連兵士紀念碑上的題辭，他們於一八二三年八月

廿六日，在博羅金諾守住自己的陣地。

在博羅金諾戰場上

博羅金諾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三日

我好像已經完全痊愈了。大夫們勸我暫時找個輕鬆的工作。昨天我在博物館裏接洽職務，他們叫我担任一級科學工作人員，保護博羅金諾的古蹟。我想這種職務大概是安靜

的，於是就決定接受了。

經過前綫上的喧擾和醫院裏的忙亂——而今是博物館裏的莊嚴靜肅；人們在參觀陳列品的時候，說話壓低嗓子，唯恐驚擾了寧靜似的。

今天，博物館館長謝爾蓋·伊凡諾維奇講解我的簡單的職務，並且帶我到他自誇爲廣大的轄區去，一直跑到深夜。這些『轄區』果然廣大。它們縱深有幾公里。我們從北走到南——自擠集在博羅金諾窪地裏的木板小屋，到鐵路那邊孤零零的烏茨基塚地，從西走到東——自散佈在樹林裏的希瓦爾金諾集體農莊養蜂場，到凸出在小高地上的謝苗諾夫集體農莊的一些農屋爲止。

在這裏，沿路及每個塚地前，到處都聳立着石碑；一部份——高大整齊，像是騎兵軍官，另一部份——矮矮的，寬肩膀，像是年老的將軍——他們彷彿結束了戰鬥，在沉思中呆呆的立着。

兀鷹在高空盤旋，牠在找尋什麼；可能是在等待那隻沉重的銅鳥，究竟到什麼時候才從紀念碑上飛起來。

巡視一周後，我們就坐在拉葉夫砲台的塚地上休息。這是博羅金諾戰場上最高的據

點。從這裏，可以看到周圍丘陵地帶的一切彎曲部份。

那膨脹開來的日球，沉到希瓦爾金諾方形堡的樹林後面。

在前面，在樹林後面殷紅的落日之中，拿破崙大本營的塚地上，法蘭西的紀念碑在發黑。一隻黑鷹在紀念碑的基石上振動雙翼，遠遠看來好像兩道黑帆伸展在樹林的邊緣上，牠驚慌地盼顧着博羅金諾戰場。

在後面，從東方飄來的暮色中，庫圖佐夫紀念碑在發着白光，碑上有一隻展開雙翅的巨鷹，牠被落日的光輝照耀着，像在向西方疾飛。

『庫圖佐夫之鷹』，館長解釋道，『牠追逐着拿破崙之鷹。』

他特地用嚴肅的口吻對我說，以便使我明瞭，以後應該怎樣對參觀者解釋古蹟的意義。

四周是靜悄悄的，但是受到館長講的話的印象，我彷彿聽到遙遠的戰鬥聲，這種聲音曾經所以消失，不是因為距離遠，而是因為時間久。在下面，在那沼澤似的長滿了牛蒡的小河上，繚繞着白茫茫的迷霧，在黃昏之中，它居然這麼像戰鬥的烟霧，因此我覺得其間好像閃現着兵士的軍帽，和無聲的射擊閃光。

謝爾蓋·伊凡諾維奇指出，哪些團隊曾經在塚地周圍哪些地方上作戰，在這個塚地的哪些地方上架起過拉葉夫的大砲……這個地區裏的每一棵小樹每一個小丘；對於這個館長和博物館的老居民說來都是熟悉的，這一切對於他都有着重大的意義，他迷戀地滔滔不絕的講着，甚至沒有注意到我幾乎已經不在聽他了。祇有個別的幾句話，模糊地傳到我的耳中，它們立刻融化在我的意識之中。這個地區的廣大使我驚異，我覺得傍晚的暮色，像輝煌的往事的影子般籠罩在這個地區上。

地平綫上的稀疏小叢樹，使我想起衝鋒的兵士。我看到遠處都契科娃修道院內隱約閃爍的燈光，我彷彿覺得——這是都契科娃自己拿着火把，直到現在還在死人屍體中間尋找她的丈夫。

『冷靜，』館長嘆了口氣，『莊嚴的冷靜。然而以前有一個時候在這片原野上……』
『不，博羅金諾的戰場是不冷靜的，』我想反駁館長，生活是在自由發展着。就在下面某處，好像是在博羅金諾，木桶和井邊的絞盤在骨碌骨碌地軋軋地響着。……一架拖拉機在靠近謝苗諾夫的大路上吼叫，輕快的四輪馬車的車輪，壓在石子上發出熱鬧的聲音，立即附和着它……而那邊，在遠遠的樹林後面，傳來女人的響亮聲音：『米歇

「卡！米歇卡！」——大概是在喊失羣的小牛。

「俄羅斯的心臟……」館長嘆了口氣說。

這幾個字使我發抖：「俄羅斯的心臟」……

「在哪裏，謝爾蓋·伊凡諾維奇？」

「什麼在哪裏？」館長驚奇地問，「我在對你說話，而你顯然沒有聽……這就是俄羅斯的心臟！」他用手指着地面，「就在此地決定了我們祖國的命運。」

「俄羅斯的心臟……」我低聲重覆着，並且緊張地聽着這幾個字，它們使我記起了，到底是在什麼地方，是誰曾經說過這幾個字？……

布良斯克前綫……二五七·二高地……

在這個高地上，列兵路加·恩季波夫同九個戰士堅守了兩晝夜。高地周圍，在晝夜不息地進行戰鬥。十個戰士守在高地頂上火力圈之內，擊退敵人像潑岸浪頭般的輪番衝鋒。到第三天，當我們的營終於爬上這個高地的時候，他們十個人之中有七個已經犧牲了。兩個重傷的人躺着，已經失去知覺，只有一個恩季波夫，還能用機槍射擊，但也